

【潇湘书院】
蝉联票榜高位

金牌作家
青青的悠然

再现夜色下靡丽江南，
指尖上柔婉杀机

绣色可餐

凝锦篇

我在天火中，自以为捡到
一个温文无害的落地滴仙
却不知除了玩弄天外，
玩弄人心

依旧是——富贵汤中玉娇客
半身霜华半身雪

从此以后你便是曜司之人，
永无自由之身，这是你的罚

锦绣文章

凝锦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绣色可餐. 凝锦篇: 全2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99-9935-7

I. ①绣…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434号

书 名	绣色可餐. 凝锦篇: 全2册
作 者	青青的悠然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吴小波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黄 姗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72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35-7
定 价	56.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风起青萍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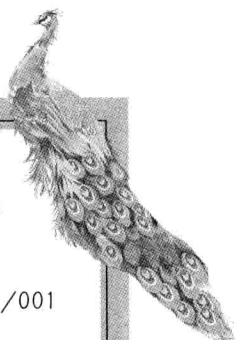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小姑姑 /027

第三章 富贵魔窟 /053

第四章 楚神仙 /084

第五章 暗夜浮光 /115

第六章 蚀骨艳色 /134





目

录

第七章 螳螂捕蝉 /160

第八章 神面魔心 /186

第九章 落子不悔 /204

第十章 尊上 /234

第十一章 谁是猎物 /253

第十二章 心中之鱼 /274





第一章 风起青萍

“轰隆隆！”

暗沉的天空被狰狞的闪电撕开一道道口子，伴着一阵阵诡异的闷雷声，呼啸的大风平地狂卷，漫天的落叶飞扬，尘土四散。

火借风势，火星崩射之声异常刺耳。到处都是人的凄厉呼喊声。

“救火啊！快救火！”

四处都有人拿着激桶和水龙往起火处狂浇，可那火势却没有一点儿要小下去的势头。

“他娘的，这火势太猛了，琴园里的人怕是都出不来了！”一名捕快打扮的高大男子拍打着自己被火燎烧得发焦的大胡子，龇牙咧嘴地嘟哝。

周围提着水桶的皂隶们也都灰头土脸地点头，皆是一副感慨的模样。

这座华美之名盖云州的琴园虽然是私家园林，但却因在西湖边占地积极大，里面的亭台楼阁极尽雕梁画栋之能，乃是江南十景之一，可惜看样子就要付诸一炬了。

江南十景，从此就要少了一景。

楚瑜也抹了把自己脸上的火烟灰，抬头看着恣意燃烧的大火，听着那些凄厉的叫声，忍不住心悸。

她当捕快这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可怕的大火，仿佛永远都扑灭不了，只能待它将一切焚烧殆尽。

楚瑜眯起圆溜溜的眼看向琴园不远处，眼底闪过担忧：“大哥，我着火有点儿不对劲，这琴园往东可都是街坊集市，万一烧过去……”

她本想说：“不知要死多人，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

只是下半句话还没出口，她就看着远处愣住了。

琴园以东，不知何时烟尘四起，一阵阵闷闷的声响，动静比他们救火之处还大，好些栋房子竟然随着那一阵阵闷响，垮塌了下去。

随后许多人用激桶喷出水花将那些垮塌的房子浇了个透彻。

更有一批穿青衣长靴的人速度极快地驾着马车将那些站在路边一脸茫然或者歇斯底里撒泼的男女老幼都搀扶上马车，然后转身策马就走。那速度之快，动作之利落，训练之有素，看得楚瑜瞪圆了眼珠子，忍不住道：“这是……”

“这不是打家劫舍，这是琴家的人在做断火带，必须得拆毁那些临近琴园火场的楼舍，免得祸及无辜，方才还听着琴园的人喊每家先期补偿二百两银子，而且还送新房子。”大胡子皂隶看着远处，嘀咕道。

楚瑜有些惊诧：“二百两？真的假的？”

三十两银子是这个时代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二百两乃是一笔大数，还补送宅子，这是何等大手笔！

她在心中暗自叹息，就算是她这样从后世穿越来，醒后莫名其妙就进入这个时代的人，都能发现这般果断的处置，还有那拆房浇水的速度，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琴园的主人，还真是阔气！”她搓了搓手，有点儿眼红。

她在这里当小捕快混混日子，一月薪饷也不过三两银子，要是她也有房子等着人拆迁就发达了。

也不知她如果在火场里“因公负伤”，那琴园主人会不会也来个补偿。

“琴家家大业大，还管着江南织造，作为天下首富，二百两算个啥！”老胡感慨完毕，无意间一瞥，见自己眼前的大丫头眼珠子咕噜噜地乱转，便伸手毫不客气地就在她脑门上狠敲了一记。

“你可别乱打主意，火场危险，出了啥事儿，娘和你嫂子都饶不了我！”

那一记暴栗正敲在她的鼻梁上方，楚瑜鼻子一酸，差点儿跳起来，揉着鼻子吼道：

“你下手也不知道个轻重！”

“大哥是为你好，你这丫头贪财好色，别为几个银锭丢了性命！”老胡板着脸

叮嘱。惹得周围一圈灰头土脸的皂隶们偷偷低笑。

头儿这个小妹子是个活宝，一等一的贪财，毫无姑娘家的矜持，看到好看的男儿眼珠子黏上去就下不来，上次还拉着来告状的白脸书生的袖子要人家的住址，窘得那书生状也不告了，落荒而逃。

楚瑜转脸就一个个把皂吏们都瞪回去了。她睁开眼被老胡一家子在路上捡回去的时候才十二岁，这些年长大了点也就是十七的模样。

老胡是云州知府府里的皂隶头子，家有老娘一个，婆娘一个，但他们夫妇一直都没有孩子，全家都喜欢她嘴甜如抹蜜，性情“天真可爱”，收养了她，起了个小名叫——小鱼。

等到这个身子满十四岁时，她想着法子蹭进了府衙。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大她十几岁的老胡的“树荫”下，她过得好不快活。这也是她喜欢这个在她记忆里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时代的原因——如今她所在的帝国国号为大元。

当然，此大元非彼大元，非但没有鞑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还国力强盛，大船扬帆远航他国。

因为曾有传奇女帝当政，女子的束缚少了大半，开国百多年，虽女官寥寥，但女商不少，更有和离后的女子单独出来立户，独门独院过日子。

宽宥恣意的民风，让她过得如鱼得水。只可惜风气虽开放，可男子一样三妻四妾，女子若如此，却还是遭人唾弃。她前生受的教育使她忍耐不得这种事情，她就等着自己满十八岁了，成了没人要的老姑娘，然后去官府申请立女户。

楚瑜轻哼一声：“你们这群笨蛋懂个屁，多看看男人，立了女户后，才好招赘……”

“赘”音刚落，她亮亮的大眼就瞬间瞪大，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老胡被她这么直白的话给吓到了，正想板着脸训斥，却见她神色不对，便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正见着一道修长的身影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娃从火影中出来，那袭白衣在风火里飒飒扬扬，却不染纤尘。

楚瑜呆愣，火光耀目，那人一头乌发束在头顶，只用一根长长的青玉素簪固定，几缕长发垂落在脸颊边，却不见丝毫狼狈。他侧颜垂首低声安慰着怀里受惊的小娃娃，不太看得出年纪，却见他雪肤露鬓，鼻尖下颚被火光勾勒出美玉般的莹光。

而让她瞬间觉得心跳如鼓的是他那双清美修长的眸子——他乌眸低垂，凤翎睫羽落下温柔阴影，修长的眼线衬着他雪色的肌肤，似一线墨色落进昆仑雪水中，随后在眉梢眼角婉转晕开烟雨净色，可见大千世界。

他眉宇之间的澄净、温柔与专注，如微凉的泉水。他身后烈焰飞火，张牙舞爪，竟生生让那人一身雪衣幽凉压得仓皇无力，热气都黯淡了。

火场如地狱，但不分男女，人人皆有瞬间痴怔，羡慕那个被他温柔以待的小小孩童。

楚瑜自然也不例外，几乎疑心自己看见了不该在凡尘间看见的幻境美景，喃喃自语：“神仙……”

“知道是神仙，就别癞蛤蟆想吃神仙肉！”

可惜大胡子捕头这时又毫不客气地送自家妹子脑门一记暴栗。

楚瑜瞬间被敲醒，恼恨地瞪他，一点儿都不客气地踹了大胡子一脚：“滚！”

会用癞蛤蟆来形容自家妹子的也就只有老胡这个混蛋了。

人家是神仙，超脱三界红尘，她却是畜生癞蛤蟆？

要不是自家老哥，她就用针把他扎成蜂巢，看看能不能酿蜜。

一边小皂隶上前凑趣，嘿嘿笑道：“嘿，小鱼，头儿是怕你又见色起意，但那可是琴家三爷——琴笙，人称琴三爷，正是这琴园的主人啊！”

楚瑜瞬间一呆：“他是江南十景里唯一的人景——‘九天飞雪凝冰骨，清风夜露月为魂’的慈心琴笙？”

小皂隶笑眯眯地说：“小鱼既然知道，可别犯傻。”

江南十景，九景是物，一景是人，天下闻名。

楚瑜闻言，愣愣地看着那一袭雪衣将救出的幼小孩子温柔安抚好后，交给来迎的焦急母亲。

那人一举一动，淡然飘逸浑然天成。

但，片刻后他用帕子擦了擦自己被孩子握过的手，动作轻而仔细，随后漫不经心地将帕子扔进了火里。

楚瑜微微挑眉，这样的动作在寻常人做来，会显得方才那些温柔关心皆虚伪到了极致，但他做出来却让人丝毫生不出恶感，不在人前闪避，仿佛理应如此，坦然而平静。

周围也没有任何人脸上露出惊愕或者厌弃的神情。

可她心中还是莫名地觉得有些异样。

倒是一边的小皂隶见她神色有异，低声道：“琴中神，只是因为神仙姓琴，但真神的是他那一双天工玉骨手，自然最是宝贵，据说绣出来的东西如同活物，能赋绣物精命，之前一幅天骏马王图，竟引得皇帝陛下的御马下跪。”

“据说，第二日御马监里的马儿都跟着绣物里的马儿升了仙。”楚瑜也笑眯眯地说。

嗯，这个传说她也听过，不过听完心里只有两个字——放屁。

“别再瞅了，快进园子救人。刚才老刘说有人冲出来了，说里头还有活人，可

以顺路进去救人。”大胡子老胡对着自己妹子大吼一声，旋身就走。

听说要进火场，楚瑜一惊，转头果然看见皂隶们围着一个浑身焦黑的人，那人痛苦得脸都扭曲了，却仍不忘指着火场呻吟：“救命……救……”

她看向那一处冒烟的小门，想来就是这个人冲出来的地方，此刻冒烟却没冒火，但是她还是担心，皱眉道：“大哥，太危险了。”

她虽然爱惜小命，但也不是不想救人，火场危险，最可怕的却不是火，而是火烧出的毒烟。

可老胡面露焦色一心救人，转身披着水衣就冲进了火场，边冲边说：“你别进去，在这里守好了！”

“哎！”她拉之不及，只能看着她老大哥领着一群穿着水衣的皂隶们冲了进去。

她瞪大了圆黑大眼，忍不住跺脚嘀咕：“鲁莽，没商量就往死地里冲，真是找死。”

骂是这么骂，但她一扯湿淋淋的水衣，把头脸和身上都罩住，还是跟着老胡和他兄弟们的脚步冲了进去。

没错，她就是担心老胡。这人如果不是一向古道热肠，也不会捡了刚穿越过来就差点儿淹死的原身主人了，但是热情加上鲁莽，最易送命，她得盯着。

烈火灼灼，风助长了火势，在半空中恣意疯狂地跳跃，如魔舞。

出尘安静的素白人影不知何时走到了小鱼和老胡等捕快们冲进园子的入口，那里地面上躺着的被烧伤的男子在痛苦地呻吟着，而园子入口烟火渐盛，暗明不定，宛如地狱入口。

素白修长的人影看了眼地上的男子，见那男子眼神惊恐万状，他精致的薄唇翘起微笑的弧度，温润悲悯。

只是在地上躺着的那人眼中，只看见那凝视自己的一双琉璃瞳比常人仿佛大一圈，颜色原本就比寻常人更浅，近乎琥珀色的瞳孔倒映着森然的火光，鬼魅异常，冰冷竟似毫无人气。

地面上的人慢慢地颤抖起来，一点点地竭力向后蠕动。

素衣人淡淡地一挑眉，竟仿佛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火焰愈发灼人，不披水衣，忽然转身款步走进了浓烟滚滚的入口，素衣宽袖似无意掠过地面上蜷缩蠕动试图逃离的人影。

匆匆提水赶来的皂隶看着他的优雅背影被滚滚浓烟吞噬，惊骇地掉了手里的水桶：“不好，琴三爷进火场去救人了！”

“啞当，啞啦！”水桶、罐子掉了一地，反应过来的人们各自尖叫了起来。

“救人，快进园子救三爷！”

没有人想到那神仙一般的人物竟跟着捕快们进园子里以身犯险！

外头炸了锅，没有人注意到地面上那逃出来的男子双眼圆睁，惊恐而空洞，悄无声息地死去。

琴园

火烟滚滚，呛人的味道几乎令人窒息。

湖边，一栋精致华丽的小楼楼顶冒着火烟，摇摇欲坠。

昏暗的楼内，却还有两道人影，一趴一伏。

“他娘的，混蛋，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楚瑜裸着半身，只着肚兜趴在一张桌子上，浑身冒冷汗，雪白的粉肩轻颤，眼前一片昏沉，后脑胀痛不已，嘴里却还忍不住有气无力地骂着。

但伏在她身后动作的黑影佝偻着身子，身体发颤，手上动作快得让人看不清楚。

她只觉得背上一阵阵刺痛，眼前发黑，喉咙、眼睛、鼻子都让烟雾呛得发痛。

她就知道跟着老胡进来没好事，还听他的吩咐分开搜索幸存者，结果她倒是找到了幸存者——恶鬼一只。

害自己成了这副死样子！

那个乌头乌脸，满面烟灰的老头武艺极高，突然暴起敲她脖子、扒她衣服的时候，她不怕，但惊，惊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什么样的神经病竟然能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还想着泄兽欲？

却不想对方剥光了她上衣，就把她丢在桌子上，却不知在她背上做什么，一阵阵似千针万刺的剧痛让她只想杀人。

而她也确实准备这么干了。

楚瑜眼前发黑，脑袋昏昏，突然一道不知何处吹来的凉风掠过，让她瞬间清醒了点，而此时，身后的可恶老头儿忽然停住了扎她背后的动作，似被什么分了心神。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她大眼一眯，原本就偷偷扣在手里的长针狠狠地向身后之人的脖子上扎去。

针尖泛蓝，染麻痹之毒，乃是从以前老胡抓的江洋大盗身上搜出来的东西。

她留了个心眼，偷偷收为己用，不想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身后的老头儿大惊，迅速后仰，虽然没被她扎着脖子要害，却还是扎着了肩膀，老头吃痛低吼一声，一把将她掀翻在地。

楚瑜也不顾手肘的疼，只双手撑起身子，鱼儿一般弹跳起来，灵活地卷了掉在地上的外衣就往外冲。

这死老头儿武艺高强，看见她是官差，还敢对她动手做恶毒古怪之事，十之八九是放火的贼。

她既一击不中，自然走为上策，招呼人再来收拾老贼！

老头儿却忽然在她身后低低喊了一声：“前门死路，侧窗下湖！”

楚瑜一呆，只觉得匪夷所思，这人竟然教她怎么逃！

但是老头儿声音里满满的焦灼和恐惧，让她看了眼黑洞洞的前门后，不由自主地转向侧窗。

窗下果然有湖，水波粼粼，倒映着周围的熊熊烈火，烟气灼得她喉咙发痛，不知何处能上岸。

她有些犹疑，身后却忽来一阵劲风，竟将她给狠狠推了出去，老头儿喑哑绝望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十二里村鬼，住……”

“扑通！”

她以倒栽葱的姿势掉下水，寒意从心头漫上，忍不住怒骂：“王八蛋！”

她楚大姑娘文不成，武不就，好在她前生住海边，她打小是个孤儿，整日最大的娱乐也只能是在海边玩儿，踏浪泡海，练得水性好，不然就被死老头儿害死了！

楚瑜三蹬两蹬麻溜地钻出水面，四周张望，寻找上岸之处。

她瞅了一会儿，看见不远处有座没着火的白玉桥，心中一喜，赶紧游过去。

谁知游近时，她才发现有两人影早站在上面，楚瑜以为是来救火的官差，心中大喜，正要叫唤：“老胡……”

下半句话被她自己硬生生吞了回去，只因忽然爆裂开的火光，映照在一把腥红的长剑之上。

长剑通体血红，深深刺入人的心脏，流淌出来的浓稠腥红的血仿佛都被那一柄诡异的长剑给吞噬进去了，竟未落地一滴。

被刺穿了心脏的人，不是那个屋里的怪老头儿又是谁？

随着老头儿抽搐着倒地，暴烈的火光，也让她看清楚了桥面和小楼附近一片尸体横陈，腥红流淌。

而那些死不瞑目的尸群里唯一站着的人，素白长衣纤尘不染，飘然若神。

耀眼的火光将他的皮肤映照出一种冰冷的苍白，浓重的阴影勾勒出他精致深邃的五官，幽幽深瞳，映出漫天火光，遍地横尸血腥。少年眉宇间温柔淡然，似笼着迷烟雨轻雾。仿佛他手上拿着的不是血腥狰狞的剑，而是孩童稚嫩的小手，站的也不是尸堆，而是琅嬛仙山福地。

巨大的反差，让面前的情景看起来扭曲而诡谲。

她心头发寒，如不是在水里，她就要一屁股跌坐在地了。

她慢慢地向后退着游，一点儿一点儿，悄无声息地。

“好看吗？”

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如凤尾琴弦轻拨，悠悠然然，似轻风掠过耳边的肌肤。

她的身子不自觉地颤栗发麻，似情人在耳边呢喃。

分明是温柔优美又清冽的声音，却恹地……勾人撩魂。

她不由自主地道：“好——”

下一刻楚瑜立刻捂牢了自己的嘴，一句话不说，转头就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另一头疯狂地游。

距离不算近，她甚至没有看见他动嘴，那撩人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可见对方修为高深得可怕。

她不想死！

“呼哧，呼哧！”狂游了将近三百米，楚瑜抬起头，确定终于离对岸火势弱的地儿不远了，才松了一口气。

所以，那人应该追不上了吧。

“水性不错。”温柔如风，带着撩人磁性的声音又在耳边亲昵地响起。

“咕噜，咳咳咳……”楚瑜受惊，呛了一口水，咳得快吐了，面红耳赤地转头，突然看见那一道白影正静静地漂在水面上，临花照水，素衣宽袖翻飞如驭风之神。

“你……”她一转身，继续不管不顾地又疯狂向对岸游去。

她不信邪！

白色幽影静静地看着水里那窈窕身影如一尾灵活的鱼，劈开浪花，直向岸边游去，水裹出她美丽的曲线。

他弯起精致的唇角，唇角的弧度温柔平静到毫无温度，如神祇看着卑贱的凡人在脚下争命挣扎，欣赏他们的狼狈与恐惧。

楚瑜不敢回头，不敢去看，她只有一个念头——她不能死。

当她终于冲到岸边，一种古怪而不祥的预感却让她没有立刻上岸，而是选择了在水里观望。

直到瞥见附近一座燃烧的眼熟的小楼时，她心头梭然一凉，如坠深渊。

她游了那么久，居然又……游回来了！

这是环形湖，天太黑，她看不清楚，竟然游到了小楼的后面。

而水里发黏的触感和那种异样的腥臭，提醒着她——她正浸泡在一片血水里。

周围浮动着重数具尸体。

腥臭味儿冲鼻，楚瑜忍不住干呕起来，而幽幽撩人的男音再次在她耳边低喃：“不想上来吗？以水为墓，倒也干净。”

她一僵，随后抬眼去看，见原本空无一人的岸边，多了一道素衣白影，正优雅地擦着他那狰狞猩红的剑。

燃烧的空气里还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儿和木头焚烧之后浓烈的烟味儿，火光把岸边映得如同青天白日，但却比黑暗更令人窒息。

楚瑜忍下心头寒意，冷笑：“天下人谁知琴三爷是个面慈心恶的杀人魔，烧了自己的园子，就为掩盖杀人灭口的真相？”

什么“九天飞雪凝冰骨，清风夜露月为魂”都是狗屁。

慈心、琴神转过背，就是尸山、血湖。

素衣白影擦剑的动作微微一顿，被火焰映照出近乎妖异金光眸子微微一眯，神色愈发温淡清雅，他轻叹：“聪明的女子命运多舛，早死早超生，善哉。”

“你死了才是真善哉！”楚瑜气笑，却还是忍着害怕，爬上岸，目光四下乱瞟。

他抱了孩子后，那般的擦手姿态并非只为护手，而是满带俯视众生的鄙夷和嫌弃。天下人都是瞎子，看不出他神仙面具下的毒冷心肠。

楚瑜却只觉得浑身直冒寒气，牙齿都在打颤：“你想怎么样？”

他微笑：“你想怎么死？”

楚瑜忽然一甩手，朝面前之人甩出一把蓝芒点点的长针，大吼：“看我见血封喉三步倒毒针！”

随后头也不回，兔子一般朝那小楼里窜去。

楼里迎面一股腥臭浓烟差点儿把她给呛出去，此刻她也顾不得难受，往里一扎后，四处乱钻，试图在这栋潮湿的屋子里寻到一处藏身地。

潮湿的小楼这时也已经摇摇欲坠，不断落下灼热的火焰。

她还没有找到地方，就见门边一道修长优雅的身影，在烟雾里若影若现，美到恐怖，让她浑身发抖，步步后退。

“乖，我会很轻的。”

那声音异常的温柔，带着诱哄的撩人，却是致命的陷阱。

楚瑜靠在窗边不敢动，一滴冷汗慢慢滑落脸颊。

这屋子潮湿，烟雾迷得人几乎睁不开眼。

她靠在窗边不动，隐在烟雾后。

但，那一道飘逸冰冷的身影，在她悬着的心中，毫不迟疑地向她的位置走来。

一步、两步、三步……

楚瑜冷汗淋漓，千钧一发之际，她忽然暴起，却没有跳出窗外，而是用尽力气朝着身边两步远处，着火的木柱狠狠撞去。

“咚！”一声闷响。

她听见火焰落满身的响声。

而木柱应声倒下，塌下的却不只是木柱。

“轰隆！”

烟尘四起，摇摇欲坠的小楼塌了。

大火在这倒塌的废墟上恣意地跳跃着，狰狞舞动。

一刻钟之后。

湖水上漂浮的一具浮尸忽然动了动，纤细的“尸体”复活了，挣扎着向岸边游去。

“咳咳咳……”楚瑜狼狈地爬上岸，浑身都是烧伤，痛得她差点儿掉泪。

但是，她活下来了。

第一次在小楼里，她就发现小楼快塌了，就靠着那柱子撑着。

兵行险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只是待她再次踉跄着爬上岸边时，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幸存者。

她抚摸着肿起来的肩膀，不敢相信地看着躺在屋前地面上的人。

素衣长身，只是束起的墨色长发散落了满地，腰上压着一根木头，通体腥红阴森的嗜血长剑落在身边，昭告着主人的身份。

“王八蛋，居然逃出来了？”楚瑜看着地上那人虽然头发散乱，衣衫被烧坏一半，但宽阔的胸膛微微起伏，便知道对方还没死。

这得多强的武艺修为才能逃脱她设下的死局？

“唔”，地上的人发出低低的呻吟楚瑜汗毛倒数，下意识地想逃。但才跑出两步，她忽然又站定脚步。

楚瑜黑白分明的明媚大眼里闪过一丝狠色。

他知道她是官差，此人神容仙姿，却生了一副蛇蝎心肠，歹毒非常，以后一定会想法子将她和老胡一家人灭口。

她一咬牙，转身向地上躺着的修长身影走去，在他身边蹲下。

她看了眼那血红的剑，最终还是不想碰会吞噬人血的邪物，转而在附近捡起一块大石头，对着他的头，慢慢地举起来。

“阿弥陀佛，菩萨，可不要怪我心狠，可我有要保护的人。”

她上辈子和这辈子都没杀过人，手直发抖。

正在天人交战的时候，忽然一声低低的呻吟响起。

楚瑜手上一颤，一咬牙还是恶狠狠地朝着地上的人头上砸去。

“咚！咚！”

一下又一下，血液飞溅上她的脸，她浑身一抖，正要砸第三下时，一阵热风卷过，正将他脸上覆着的青丝吹开，露出一张精致绝伦的面容。

火光耀眼，静静闭着眼的人，墨色眼线细长，长翎睫羽在苍白的肌肤上落下脆弱而精致的暗影。

额上鲜血直流，映衬着他精致苍白薄唇上一点腥红朱砂红痣，如落樱丹染，染血的容颜美得惊心动魄。

让人几乎下不去手毁了这样的美丽。

而下一刻，那双闭着的眸子，睫羽微颤，竟缓缓睁开来，火光下，凤眸融金，澄澈如水，正让她看见自己倒映在里面，高举石块的狰狞模样多么丑陋。

楚瑜瞬间感觉浑身的血液慢慢冷了下去。

他醒，她必死。

她眸色一寒，再不犹豫，当机立断，要把这张好看的脸彻底砸烂。

只是，她手才一动，就听见那熟悉的温柔撩人的声音响起：“娘，我饿了。”

楚瑜呆若木鸡，片刻之后，脸色狰狞，咬牙切齿：“你说什么！”

这个混蛋居然叫芳华正茂的她——娘！

地上躺着的染血美人，似因额头剧痛微微蹙眉，声音却依然温润如水：“娘，我要喝奶。”

“娘，我要……”那躺在地上的美人有些迷离的目光慢慢地聚焦，最后停在了楚瑜高高举起的手上。

他忽然噤了声，只是怔然地看着她，他一双瞳子比寻常人的眼睛颜色要浅，淡淡的琥珀色，此刻幽幽晃晃如一片暗夜湖水倒映着火光濯濯，潋潋得惊心动魄，此刻其间溢出近乎绝望的忧伤来，几能揉碎人心。

谁能舍得伤了这样一双眼睛的主人？

他薄唇轻启：“为什么？”

楚瑜呆呆愣愣地看着他，心头瞬间涌上浓烈的罪恶感，几乎举不住自己手里的石头。

这些年，她跟着老胡抓过穷凶极恶的贼，也不是没有见过血，但是杀人这种事，她真的没有做过。

“我……那个……”楚瑜瞬间僵住，不知道要说什么。

一阵凉风卷过，掠过鼻间的浓烈血腥味儿瞬间让她清醒过来。

楚瑜一个激灵，对着地上的美人怒目而视：“可恶，差点儿被你带到沟里去了，你怎么好意思问我为什么要杀人，你这个禽兽。”

话音未落，她又僵住了，他染血的苍白指尖搁在了她的大腿上，他似疲倦至极地闭上眼，哑哑着道：“娘。”

他顿了顿，声音轻如飞烟：“你动手吧，笙儿不逃了。”

细绒如凤羽的长睫覆在他如玉一般细白的脸上，烙印下淡淡的阴影。

身后火焰跳跃如鬼影，身下美人平静而绝望，似一生悲欢都已尽付。

楚瑜纤细的身形又晃了晃，心头莫名地狂跳，却不知道自己要因为这美人唯美的绝望悸动不已，还是因为自己被看成中老年妇女而愤怒。

不过她没有机会多想了，顺着风声传来了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和厉喊：“三爷，三爷，你在哪里！”

携带着内力的雄浑吼声盖过了房屋的倒塌燃烧之声，瞬间让楚瑜心中大寒，顾不上纠结要不要灭口，扔了石头起身就要跑。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赶快脱身为上策。

只是她才跑出一大步，脚腕就被人抓住了，楚瑜不防身形一个踉跄，差点儿跌了个狗吃屎，再抬头，就看见了一把寒光冷冽的长剑已经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她浑身一僵，看向那拿剑的白衣人，对方生了一张虽然不及地上美人，但也堪称好看的面容。

只是白衣人一双桃花眼睨着她的目光让她心底生出不妙的预感——那是看死人的目光。

“带三爷走，剩下的清理干净。”男人冷冰冰地扔下一句话，甚至都没有多看她一眼，剑尖干脆利落地向她脖子上切下来。

“救命。”

“住手，娘！”

两道叫声同时响起。

男人的剑停在半空中，脸僵木地转向了被人拦腰抱起来的琴笙，他的目光随后难以置信地落在琴笙的手上，琴笙的手里还死死抓着楚瑜一只纤细的脚踝，把地上的楚瑜的腿拉成了个“大”字形。

楚瑜被迫大劈叉，胯下朝天，凉飕飕的。

几个人的动作形成了一个滑稽又诡异的场面。

“娘”，美人悲伤而黯淡的眼神，还有周围白衣人们带着阴冷杀气和震惊的眼神交织成一片网朝着楚瑜的脑门笼了下来。

她捂住脸，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还是长啸一声：“老娘还是个处，没那么大的儿子。”宅院深深，深几许。

幽暗的深庭里，长廊蜿蜒，依山而建。

一道人影穿过长廊，走到一扇大门前。

“金姑姑，我已经把人带来了。”白衣男子打开紫檀雕花门，对着里面的人面无表情地说道，随后闪身让出身后一道低着头的人影。

楚瑜有些紧张地握紧手里偷偷藏下的一块碎瓷片，悄悄抬眼看向房内，才发现那房间极大，布置得清雅高贵，里面站了不少人，其中一名上着宝蓝绣明黄团菊蕊